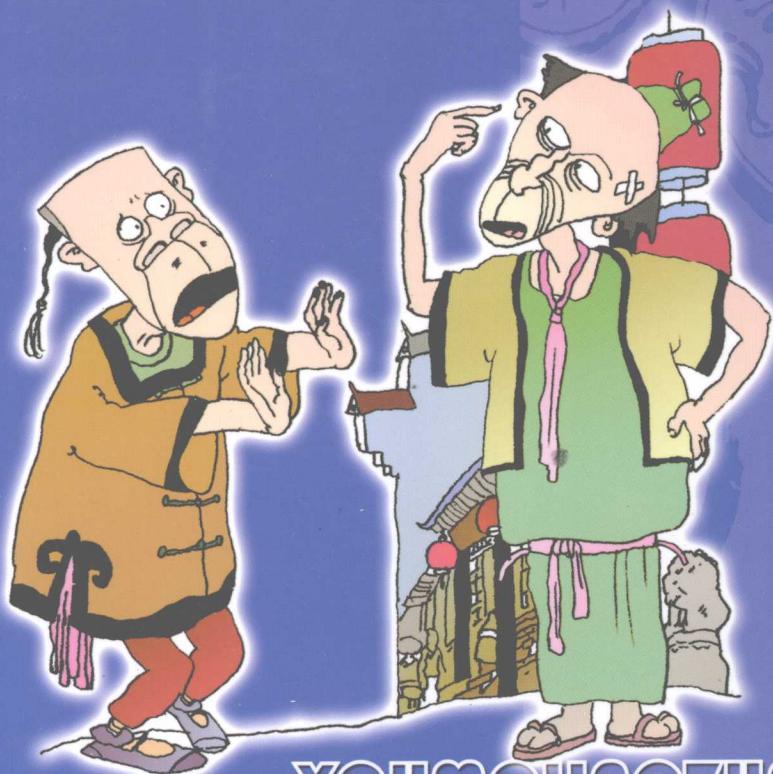




YOU MOU AO ZHAI

幽默聊斋

之 植物人开花

周锐 著

YOU MOU AO ZHAI



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周锐系列

幽默聊斋

之 植物人开花

周锐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目 录

植物人开花	1
会做诗的宠物猪	15
老戏台	29
月圆石的故事	47
半个头的女吹箫者	67
梦画家	87
扫帚精写字	99
地钻试运行	113
花瓶的碎片	131
脸上盖章	143
七鬼聚会	165
伪劣魔幕	187
鬼胎	203
帮坏人打官司	219
月饼历险记	237
青壤之野	251
迷魂吧	265
眼球摄影	277



吾忘你

293

柿子不甜

303

文学生死簿

317



植物人开花





虽然夜晚的兰若院常会有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动静，但白天的寺院山林还算景色宜人。此时正值午后，书生张国荣又见有两位游客沿着石径上山来。

这两位一老一少，小伙子搀扶着老翁。

走到跟前，老翁向张国荣打听：“请问，我们想访问研究另类生物学的马院士……”

“哦，你们是想参观马院士的另类苗圃？”

“不，我们要向马院士讨教。”他们不是游客。

“是不是在家里种了什么珍稀植物？”

老翁说：“跟植物有点关系。我们家有个植物人。”

张国荣吃一惊：“原来是这样？要治植物人，得找耿去病院士吧。”

“可是，”老翁说，“一百年来，我们从没听说过有哪位医生能治好植物人。”

张国荣更惊讶了：“这么说，您家植物人的植



物状态已经维持了一百年啦？”

“是啊。他是我们家老老老前辈，老得都不好称呼了，我们就干脆叫他‘活祖宗’。我父亲算是长寿的了，他活了一百岁，今年刚刚去世。从我父亲出生时起，活祖宗就是植物人了。”

“那，您父亲出生时，您家活祖宗多大年纪了？”

“一百岁。我父亲是活祖宗的孙子的孙子。”

“那您高寿？”

“我今年八十岁。”

“您也有了好几代后辈了吧？”

老翁指指陪他来的小伙子：“这是我最小的重孙。大的重孙也已经结婚生子了。”

“啊……”张国荣感慨道，“一个人成了植物人以后，尽管他的家族和整个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他一无所知，一无所觉，真是可悲啊。”

老翁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认为我家活祖宗不会没有知觉，他只是不能说话不能动而已。通过晚辈的帮助，他可以继续关心他的家族和整个世界。”

“可是，”张国荣说，“他毫无反应，你们怎么





知道他是完全昏迷还是关心世界呢？”

“他在以前的一百年里基本上是毫无反应，可是今天早上有了明显的反应。”

“什么反应？”

“他开花了。”

“什么？！”

“准确地说是即将开花，他的头发上长出了两个小小的花苞。”老翁说，“我家活祖宗的头发真是跟植物一样：春天长出；夏天茂盛；秋天凋落；冬天光秃。虽然年年长头发，掉头发，可从来没开过花呀。所以一见长出花苞，我就赶紧让重孙陪着来找马院士。他是专家，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

马院士答应下山看看。除了张国荣和他同去，他还叫上了耿院士。

老翁的家是个子孙同堂的大家庭。看得出来，这是个曾经显赫的门第，后来不景气了，却还收拾得干干净净。

还没进门，听见琵琶声传出。

进去一看，原来是个八九岁的男孩坐在院里



练习琵琶，已经弹得很有品位了。

老翁便向客人们介绍：“这是我孙子的孙子，叫慰儿。”

马院士问老翁：“老先生想让慰儿在音乐上有发展？”

“不不，”老翁笑道，“只是在家里弹弹，不想让他吃音乐饭。我父亲小时候就学琵琶，从他那一辈起，我们家代代都会弹琵琶。”

“真是琵琶世家了。”众人惊叹道。

老翁便从慰儿怀里拿过琵琶，为客人们信手弹起。

一边弹着，老翁问众人：“知道这是什么曲子？”

音乐爱好者张国荣连忙答道：“《十面埋伏》，这是一首以楚汉相争为背景的琵琶名曲。”

老翁点点头，用心弹奏着，真正弹出了“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放下琵琶，老翁对众人说：“我家活祖宗年轻时上阵立过功，后来做了武官。他有文化，爱音乐，人称儒将。家里养了一班丝竹乐队，天天为他吹笛弹琴。他成了植物人以后，家里养不起乐





队了，就每天雇一名乐师为他弹弹琵琶。”

耿院士问：“他能听得见吗？”

“我们希望他能听得见。”老翁说，“后来，我家连乐师也雇不起了，我爷爷就让我父亲学弹琵琶，学好了弹给活祖宗听。从此形成了一条代代相传的家训：只要活祖宗还有呼吸，只要我们家仍然雇不起乐师，就必须让后世子孙学习乐器为活祖宗演奏。这条家训由我爷爷传给我父亲，再由父亲传给我。但从我这儿往下传时，我把这条家训做了改动。”

“为什么要改动？”众人问。

老翁说：“因为在我当家时我们的家境略有改善，可以雇得起乐师了。”

张国荣想了想：“这跟你们的家训并不矛盾，不需要改动呀。”

“你听我说。我雇了位乐师为活祖宗弹琵琶，弹的就是《十面埋伏》。我对这曲子早已烂熟，听出乐师弹错了一个音，立刻叫他重新开始。他弹第二遍时，又弹错了一个音，不得不弹第三遍。第三遍没弹错音，却弹断了一根弦。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是由于紧张。他说他一看见活祖宗的脸



就害怕，就不能不弹错音、弹断弦。”

张国荣问：“活祖宗的脸变得很恐怖了吗？”

老翁说：“我仔细再看活祖宗，咦，他的脸跟平常一样，没什么可怕的呀。”

“有两种可能。”耿院士分析道，“一是活祖宗习惯了家人的演奏，因此用可怕的面容向外人表示不满；二是家人习惯了活祖宗的面容，而外人一下子不能习惯。”

老翁说：“那乐师跟我商量，能不能允许他转过身去演奏，这样他看不到活祖宗的脸，也就不会紧张了。我没答应，我要他尊重听众，用屁股对着人家就是不尊重。他说：‘他知道哪是我的屁股哪是我的脸？他知道什么尊重不尊重？’我生气地把乐师赶走，然后立刻将家训改为：不管我家是否雇得起乐师，都必须让后世子孙学习乐器为活祖宗演奏。所以你们瞧，我的儿子、我的孙子、我的孙子的儿子、我的孙子的孙子全都学会了弹琵琶。”

说到这里，老翁转向慰儿问道：“那本书你读过没有？”

“什么书？”





“《远程宝剑的目标锁定》。”

张国荣叫起来：“这是我们燕赤霞院长刚刚问世的学术著作呀。”

老翁说：“我家活祖宗成为植物人以前已经双目失明，他喜欢读书而不能读了，便让家里人读给他听。现在我们晚上为他弹琵琶，早上便为他读书。我怕孩子读得结结巴巴，活祖宗听不清楚，就让孩子先把书读熟以后再给活祖宗读……”

现在客人们站在活祖宗的床前。

躺在床上的这位超级老人显得消瘦却坚硬，他的表情也是坚硬的。

耿院士吸了吸鼻子：“老人身上有股怪味……”

马院士说：“似乎是一种奇异的花香。”

马院士走上前去，小心地分开活祖宗披散着的白发，找到了那两个豆绿色的花苞。

“奇极，奇极！”马院士低声赞叹着。他告诉老翁：“书上说，这花叫‘卧佛簪’，我是第一次亲眼看到呢。书上没说这花该用什么浇灌，但我们已经知道它是用什么浇灌的了。”

张国荣问两位院士：“植物人开花，是不是意

味着将要出现一个转机？”

马院士点点头：“这种花的开放跟昙花一样十分短暂，花朵凋谢之时，也就是病人的植物状态结束之日了。”

“不过我想，”耿院士说，“病人的复苏还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刺激。”

“需要什么样的刺激？”老翁兴奋地问。

慰儿说：“拿一堆大炮仗放在活祖宗的床下，点起来，劈里啪啦一炸，准能把活祖宗吓醒了。”

“瞎说，太不雅了！”老翁自有主意，“依我说，咱们全家来个琵琶大合奏，就弹《金蛇狂舞》吧，兴许活祖宗就能跟着乐曲舞动起来了。”

耿院士摇了摇头，他问老翁：“你家活祖宗的性格如何？是急性子还是慢性子？”

老翁回答：“是急性子。”

耿院士又问慰儿：“你给活祖宗读过《西游记》没有？”

慰儿说：“读过。”

“那，《东游记》呢？”

“没读过。”

耿院士便将慰儿带到屋外，小声说：“你等会





就给活祖宗读一段《东游记》。”

“书在哪里？”

“没有书，我来教你，你得背下来。听着：‘话说孙悟空去找马魔王的妻子铜扇公主借芭蕉树——’”

“不对！”慰儿纠正耿院士，“应该是孙悟空去找牛魔王的妻子铁扇公主借芭蕉扇。”

“你别跟我抬杠，咱们说的是《东游记》，跟《西游记》两码事儿……”

慰儿学了《东游记》，又回到活祖宗床前。

慰儿说：“活祖宗，今天给您读的是《东游记》。话说孙悟空去找马魔王的妻子铜扇公主借芭蕉树，被铜扇公主赶了出来。孙悟空想了个主意，只见他抖擞精神，摇身一变——他没变成小飞虫，也没变成马魔王。现在开饭时间到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听完这段《东游记》，众人的目光期待地集中到活祖宗身上。

长在活祖宗白发上的那两个花苞“刷啦”抖动了一下，然后绽放开来。绿色的小花瓣急匆匆地舒展，舒展，舒展到极致，立刻开始凋落……

最后一片小花瓣刚刚脱离头发枝头，活祖宗就坐了起来。他厉声问慰儿：“快说，孙悟空变成什么了？”





